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七辑



凤凰传奇

蒋寒

微阅读是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它通过手机、电子书等载体，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便捷、高效、个性化的阅读体验。微阅读不仅改变了传统的阅读习惯，也推动了出版业的转型升级。在微阅读时代，读者可以随时随地获取知识，享受阅读的乐趣。微阅读作为一种新兴的阅读方式，正在逐渐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它不仅是一种阅读习惯的改变，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转变。微阅读让我们看到了阅读的未来，也让我们看到了出版业的希望。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七辑



凤凰传奇藏书

蒋寒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凰传奇 / 蒋寒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9

(微阅读 1+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1061 - 1

I. ①凤… II. ①蒋…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5367 号

凤凰传奇

蒋寒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组稿编辑: 陈永林

责任编辑: 张 越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500 - 1061 - 1

定 价: 20.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 - 2015 - 2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 - 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

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4年9月

目 录

硝烟中的女兵	1
爸，您出过国吗	4
牙医田大催	7
唯一的记忆	10
肯定	13
米树到底有多高	16
51 号话务员	19
忽然	22
等待苏醒	25
永远的唠叨	28
我们是邻居	31
简单	34
招呼	37
蚊子精神	40
叹息	43

千万别聘我	46
对决	49
摆设	52
要命的午餐	55
领导找我谈话	58
没事你整啥绯闻	61
剩饭	64
陌生问候	67
牙膏问题	70
一只苍蝇困在机舱	72
这个重要吗	75
赌领导	79
你做我的资本吧	82
爱情公园	84
牙签问题	87
活着是一种责任	90
元芳，今晚吃啥	93
隐居农村	96
特殊假	99
北飘的云	102
我不是老大	105

一条军裤	108
小镇酒吧	111
传说	114
白眼狼	117
印证	120
凶宅	122
男左女右	125
凤凰传奇	128
紧张	131
长神经	134
北风那个吹	137
“山寨”内外	140
拦截	143
拖把局长	146
意外发现	149
潜伏局长	152
谁是内鬼	154
醉态	157
希望总是有的	160
到响马庄	163
现场	165

大气科是个“神马”科	167
戏，抑或是戏	170
矿区风波	173
雾山轶事	176
恩鼠	179
难言之隐	182



硝烟中的女兵

战事吃紧。从前线转来的重伤员越来越多，将整个边防医院抹上了浓厚的战争色彩。

我们即将上去换防。具体说，三天后我们就能见到神秘的猫耳洞了。在见到猫耳洞前，我必须先来这家边防医院见指导员。指导员临战训练时摔伤，住院半个月了。连长听说他恢复得不错，托我顺便问问他，是否能跟连队一块儿上阵地

“上！当然一块儿上。”指导员回答坚决。并嘱咐我马上收拾回连队。“好，我去备车。”我径直跑向肖容上班的食堂，去跟她打个招呼。

肖容与我同年当兵，来自一个地区。是在我陪护指导员住院的日子认识的。她在这家边防医院负责分配病号饭。那天，我替指导员打饭菜。一说话，她就听出了我纯正的乡音。她高兴地说：“我们是老乡！”

哈，老乡！要知道，能在前线认识一个女兵老乡，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当时周围充满了羡慕的目光，都看着肖容为我大勺盛菜。

我忙提醒：“好了，指导员吃不了的。”

她脸一红，什么也没说。

此后，她特别关照我们指导员。指导员还当着我夸她：“你的那个小老乡不错。”

是啊，那时的女兵必须是城镇户口。就算是有城镇户口，也不一定当上兵。所以，女兵的神秘色彩不是那身军装，而是她的背景。所以，有想法的男兵一到部队，就想设法攀上女兵。何况是赶上战争，许多借故来住院的兵，醉翁之意不在病，而在女兵。就这样，这家边防医院的护士女兵们，尽管离前线数百公里，也依然摆脱不了情感的战火硝烟。



我与肖容的认识，纯粹因为是老乡，彼此都热爱文学。要上阵地了，我怕数十本文学书籍带进猫耳洞被老鼠咬烂，说好寄存在她这儿，下阵地来取。她欣然答应。放书的那个傍晚，我们在医院附近散步。一个男兵和一个女兵，散步，羡慕了四周目光。肖容的头昂得高高的，看得出，她格外开心。

我在食堂见到了肖容。她正忙碌，我说：“我们指导员出院了，我们快上阵地了。”

肖容俊秀的脸上盛满吃惊，放下手中的活儿，久久地，只说了一句话：“给我写信。”

是在傍晚进入阵地的。伪装车拉着我们朝老山疯了一般跑，敌人的炮弹就在车屁股后边爆炸，仿佛我们一停下来就会车毁人亡似的。

“敌人为什么不打中我们呢？”

“龟儿子敢！”老兵壮着我们新兵的胆。正说着，只见我方的炮弹就轰轰地飞过去了，在敌人的阵地上溅起团团火花。“看看！收拾龟儿子！”

我顿感热血沸腾。一下明白为何称炮兵“老大哥”了。有“老大哥”雄起，还有啥可怕！

我们的阵地在老山半腰的新寨。我终于看到日思夜梦的猫耳洞了，上下两层如陕北窑洞，藏在齐腰的荆棘丛和伪装网中，洞顶是工字钢，炮弹箱搭着两张床板，两人住一个洞。防御战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出征前，我们高机连已被改为军工——“老山骆驼”，负责向前沿送枪支弹药和生活补给。从此，陪伴我们的就是三大件：光荣弹、止血带和冲锋枪。

没有报纸，没有收音机，只有层层浓雾和无限的寂寞。充斥在大脑的词语就是：潜伏哨、特工、堑壕、百米生死线、老虎口……

“信来了！”这是令大伙最兴奋的声音。家信、慰问信、包裹，一次次点燃将士们的激情。

清晨，一批弹药要在雾散之前送到七连，老虎口。连长挑选几个老兵，抓起背具，上了。一个多小时回来，个个脸青面黑。弹药安全送到，可七连排以上干部讲解地雷知识时，被敌人一锅端了，脑袋削到了伪装网上……死亡就在身边，随时随地。那一天，大伙都在写信，都想把战争的亲历找人倾诉。



我给肖容的信没有回音。

之后的信仍然没回。写信托守备师的老乡去医院打听，说是她也上前线了。她在哪儿？

直到一年后防御战结束。也没有联系上肖容，更无法去她们医院取书。我们是直接从前线班师回营的，与她远隔几千公里了。

后来我上了军校，向她们医院打听，她已经退伍了。再后来我转业到报社，回家乡采访中，见到同团战友易雄。他提起肖容，在前线，他也认识她。

易雄说：“听说她的境况不好，家庭战火不断，两口子又都下岗了，拖着一个儿子，过得艰难。”

几经周折，我们在市郊找到了肖容家。低矮陈旧的老房，还是租的，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肖容瘦多了，苍白了，见到我们，没有惊讶，而是把脸埋在依旧齐肩的短发中，抽泣着。

我不敢相信，我们上阵地不久，肖容也随医院组织的战地救护队到了我们师野战医院。我团七连被袭的那天清晨，她也上了老虎口，那天，我却没去……她写给我许多信，不见回音，后来等到我们撤防，她却收到一个包裹，里面全是她写给我的信！

我震惊了，是谁这么做？

一切解释都是苍白的。肖容摇着头说她不想听到任何解释。我和易雄面面相觑，提出在生活上可以帮助她，也被她摆手拒绝了。

分别时，她突然昂起头，擦干了眼泪，平静地说：“把你的东西带走吧。”她从里屋抱出了一个纸箱。

打开，里面全是我的书。上阵地前，放在她那儿的书！原来她一直带在身边。

我的眼泪，“唰”就滚出来了。



爸，您出过国吗

儿子不敢问。

儿子小脸憋红了，问：“爸，您出过国吗？”

黎国梁的脸也刷地红了，还火辣辣的。自己这样子，儿子看在眼里，根本不用问，一个补鞋匠，一家人生活勉强维持，哪有钱出国？

可儿子还是憋红了脸问了。儿子是个聪明孩子，从不乱提问的，一旦问了就有问的理由。

“儿子，是老师让你问的吗？”

“不，是同学。同学有的爸爸是所长，有的爸爸是处长，有的爸爸是院长，有的爸爸是老板，都出过国了！爸，您没出过国？”

黎国梁指着自已的残腿，一个字没吐出来。

儿子不再吭声，埋头做家庭作业。之后埋头吃晚饭，再之后埋头上学放学。

黎国梁的心里再也不平静了，在鞋摊捶着残腿唉声叹气，每天起早贪黑埋头补鞋，目的是让儿子扬眉吐气上学。这下好了，儿子的头被同学按下了。

如今出国简单，几千元找个旅行社，邻居们都领着孩子去过新马泰了。可几千元对他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啊！人家的爸有权有钱，花的是公费……儿子可以不攀比，可毕竟在那个环境里成长，不能不面对啊。得让儿子的头抬起来。

有了！黎国梁收摊，回家翻箱倒柜，激动地捧出在老山前线荣立的二等功军功章。儿子一回来，他就给儿子打气：“儿子，你爸是战斗英雄！”



“哦。”儿子不以为然，埋头赶家庭作业。

“问问你们同学，哪个的爸上过前线？”

“爸，同学早知道了，同学说，战斗英雄有啥稀罕，还不是在大街上为别人补臭鞋。”

黎国梁一下泄气了。是啊，如今谁还在乎他是战斗英雄？谁还在乎他当年在猫耳洞吃过苦？

她，儿子他娘，肖一容在乎。可惜在乎他的人偏偏不在了。那时，正值老山防御战最残酷的阶段，敌人偷袭，特工骚扰，搅得前沿将士几乎昼夜无法合眼，是后方的慰问信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黎国梁意外地发现一封来自家乡的信，更意外的是，回信换来了女孩的美照。女孩就是肖一容，县丝绸厂的一朵花。肖一容鼓励的信，从此如阳光般洒在黎国梁坚守的阵地上，温暖着黎国梁栖息的猫耳洞……

一次反偷袭中，黎国梁不幸踩到地雷……他很绝望，是肖一容的书信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可右脚失去的消息，他却没有勇气向肖一容透露。直到下阵地见到肖一容，才惭愧地低下了头。没想到，几年后肖一容毅然嫁给了他这个残腿战斗英雄。

黎国梁退伍后进了县弹簧厂看大门。肖一容鼓励的眼神，让他看到了人生的希望。肖一容的悉心呵护，让他感到无比幸福，令同事们羡慕。好景不长，儿子出生的第三年，肖一容暴病身亡。紧接着，弹簧厂垮了，他被无情地推向了社会。刚开始，黎国梁想把儿子丢给乡下的母亲，自己拖着残腿到外面闯出一条路来。母亲把父亲留下的补鞋担交给了他。

县城南门外，从此一个目光中透着不屈的补鞋匠出现在人们视野。都认出了他是战斗英雄，都来照顾他。特别是当年与肖一容一块儿向老山前线写慰问信的姐妹，专门定做了一把大伞和一个小帐篷，为他遮风挡雨。黎国梁当兵前跟父亲学过，补起鞋来得心应手，做工讲究，很快在县城家喻户晓。

日子好了，儿子也到上学年龄，黎国梁接儿子回城上学。顺便接母亲进城享福，可母亲在乡下还有一大家儿孙，离不开。只好每月给些钱。酒鬼岳父得知他手头宽裕，三天两头来要钱，岳母又长期卧病，想到他们曾经反对肖一容嫁给他，他很无奈。



黎国梁只好拼命挣钱。他怀揣着肖一容当年寄到老山前线的照片，没事时拿出来看看。发誓好好把儿子拉扯大，那是她临终前的愿望。

不知是厂家的鞋越做越好，还是人们越来越有钱了，反正补鞋的少了。但肖一容的那些丝姐们却是他的常顾。有个潘大姐，总喜欢到他摊前坐坐，拉拉家常，每每让他心中豁然开朗。

对，潘大姐！黎国梁在摊前等着潘大姐。手里忙着活儿，还左顾右盼呢。

“哟，大兄弟，盼谁呢？”潘大姐快人快语。

“盼你呢，快来坐。”黎国梁忙递过凳子。

“是吗？”潘大姐一屁股坐下，递过手中的一袋鞋，哈哈笑道，“有啥好事啊？”

黎国梁一脸愁眉不展，一五一十把儿子的情况跟潘大姐细数了，接着就唉声叹气。

“嗨！”潘大姐一下乐了，一拍黎国梁的手说，“大兄弟，你出过国啊！”

“我出过国？”

“你在老山前线作战时，没出国界线？”

“出了啊。”

“那不就是出国了吗？”

“那也算啊？”

“当然啊，出国嘛，走出去嘛。”

哈哈，我竟然出过国！儿子放学回来，黎国梁一下把儿子揽入怀中，激动地说：“儿子，爸爸郑重地告诉你，爸爸出过国！”

“真的？”儿子仰起小脸，双眸放晴。

“爸爸在老山前线的时候，隔三差五就出国……”

“呵，我爸出过国呵！我爸出过国呵！”儿子挣脱他，小鸟儿一样欢跳起来。

目睹儿子扬眉吐气去上学，黎国梁心中的一轮太阳缓缓升起。



牙医田大催

来不及拜访，部队就拉到了云南前线。

听说师医院有个牙医，跟我一个县，叫田大催。我跟大多数刚入伍的新兵一样，都急切地想在部队认识几位干部老乡。

临战训练中，我去师野战医院问了，确实有个牙医叫田大催，跟我一个县。不过他不是干部，而是志愿兵；不过他没来参战，而是留守了。我有些失望。后来又感到幸运，田大催在云南守备师的弟弟田壮找上门来了。听说有一拨老乡要上前线，他和几个老乡专门来介绍边防情况。末了，田壮大吹特吹他的哥哥田大催，说他哥跟师长政委以及师机关许多领导关系如何如何好，说他镶的牙远近闻名，领导的父母都找他镶了牙。我想，或许正是他跟领导关系好，因此才留守了。

田壮信誓旦旦，说你们从前线撤回去后，去找我哥吧。考学转志愿兵什么的，他帮得上忙。从田壮嘴里，我们仿佛见到了田大催，他为人谦和，说话轻言细语，像大哥哥一样有耐心。我们要了他的通信地址。原来师医院在璧山，与我团驻地铜梁相邻。田壮说，你们可以给他通信。我们说，会的，部队凯旋后，一定会去拜访他。

上阵地后，一页页带着硝烟的信和一张张带着硝烟的照片从猫耳洞飞向了田大催。没有回音，一点回音没有。前线的许多同年老乡都说，信寄出去，杳无音讯。算了，许是邮件不畅。

一年零八个月的猫耳洞战斗生活结束后，我们没有直接从前线班师回驻地，而是随着浩浩荡荡的伪装车长龙，赶到昆明火车站，趁夜秘密上了闷罐车，经过一夜呼啸，火车安全到达重庆。在重庆南岸军供站，我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休整。



部队还没回到铜梁驻地，我连就接到了到合江农场种地一年的命令，军令如山。这期间，老兵退伍，新兵入伍。面对军营里的田园牧歌生活，我开始为前途茫然，自然想到了田大催，想早日见到他。

写信。不回。电话转过去，好不容易找到他，却是个破嗓子的女人声音，我怀疑打错了。他说，对头，田壮是我弟娃。他说，我没有收到你们从前线写来的信啊，可能是我一直在上海学习啊。

田大催这样一说，我更是对他刮目相看了，侧面印证了他弟弟田壮的话，看来，他确实跟师领导关系不一般，不然，都上前线浴血奋战了，他居然可以不去，还能派出去公费学习。

我说，找个机会见见老乡，多关照啊。

田大催说，老乡嘛，见啥子外。

那段时间，我总希望自己牙齿痛，那样就有机会见到老乡了。可我的牙齿好好的，没事。连队官兵的牙齿都很争气。一年的农场生活结束，我的三年兵役就到期了，就该打哪儿来回哪儿去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去营部任文书的命令。一忙，就把田大催给忘了。直到有一天，副营长的妻子咬核桃，牙齿硌缺了，也听说了师医院有个田医生，镶牙镶得不错，要送去。我自告奋勇地当了向导。一路上我向嫂子吹嘘我那位老乡，仿佛我亲眼见过他技术似的。

到了师医院，一打听，才知道田大催随师卫生分队下部队巡医去了。一个姓王的医生给嫂子镶的牙，相得很漂亮，感觉也很好。提到我老乡田大催时，王医生只是笑，啥也没说。

好遗憾，我与田大催失之交臂。

后来再没机会见面了，因为我上军校，军校毕业直接分到了集团军司机训练大队任新闻干事，出差较多，所以没法顾上田大催了。再后来我调到了总参通信部军代局。父亲来北京玩。看到父亲稀松的牙齿，我才猛然想到了田大催。我跟父亲说，回去后，一定让田大催好好给您镶一口好牙齿。父亲听了，很开心。那时我才知道，送一口好牙齿，对于一个年迈的老人来说，比送什么都好。

当我联系田大催时，说是他早复员了，推算时间，差不多是我军校毕业不久就复员了。我不太信，他不是跟师领导关系不一般么？他应该